



遊北大武山記（下）

呂昇陽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山莊之夜，揭幕於迴廊裡山友們此起彼落的炊煮吆喝聲，濃烈的羊肉爐香味隨著蒸騰的水煙四散在寒冽的晚風裡。而單客獨行的我，則選擇一處僻靜的角落擺起鍋來，簡單的煮了一碗摻和著罐頭肉燥與高麗菜湯的白米飯，如此也就可以飽餐一頓了。當我正細細咀嚼一塊回甘的鍋巴時，突然之間，有人驚呼連連的指著外頭；大家順著她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啊！這驚不小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東南方的一整片黑森林中，竟閃動著數不清的火樹銀花，如是千萬盞佛燈般隱現明滅於山林間，在黑暗中格外顯得熠熠照人。這神聖的光，逗引了一群好奇的人步出了廊簷而來到山莊前的隙地瞻望。正當大家議論紛紛時，有個慣登北大武的老山友說：「這佛燈般的景象，極難得顯現。今天我們都是有緣人，所以才能在此遇見！」這奇異的靈氛，以理性推敲，應是日落後，霧散去，山林枝葉間的千萬孔隙所偶然透出的返照的天光。所以，這如夢似幻的美景也許只是巧遇了自然現象之一瞬，不過感情上我卻寧願相信它是一次天啓的神蹟。

山莊並沒有電力的供應，所以晚餐之後，全無俗事可做。無意中發覺入口處的溫度計浮標著二度C的刻度，當下使我興奮莫名，於是莽撞的踏進暗夜詭譎的亂林中，磐石獨坐，享受著寒氣蝕膚沁骨的滋味。夜幕中依稀可見更低的山坳處林影幢幢，而那望之彌深的虛無，彷彿攝取了我的心魂，令人悵然若失。恍惚之間，一陣撼動山林的狂風驚颯而來，谷中林樹在萬竅怒號的洶洶中如群魔亂舞，狀甚可怖。而這不知所從來的厲風如游龍，在盤旋數匝之後又悄然不知所終，只留下蒙茸的虯枝密葉依然輕輕搖曳。忽地想起屈原〈九歌〉裡哀感頑艷的山鬼，不禁毛骨悚然，遂速速返回山莊裡將自己藏匿於睡袋之內。也許是一日疲累，竟不多念的沉沉睡去。只是三更更有夢，夢裡竟逐歌聲而來到光明頂，風颯颯兮木蕭蕭，但見月華之下，石台之上有人臨崖吹簫……。

夢醒在一陣人馬雜沓聲中，原來天剛破曉即有一隊山友已經起床整裝待發了。我火速的從被窩翻起，肩上輕裝，打算臨時隨行這個來自台中的登山隊伍往三角點進發。

昨日的濃霧已散，只剩若有似無的寒煙如絲縷般的縈繞著亭亭的林杪。就在意氣風發的隨隊急攻過一段累級的盤根岩礫之後，我開始感覺到左膝內側的筋絡隱隱作痛，初時還不以爲意，可是當過了5K後，疼痛的情況轉劇。就在我看出腳傷只會愈爬愈重，但卻又不甘放棄而舉棋不定時，內心深處復傳來長者對我的教導，他說



：「從容，應是山客想與群山交融得有的胸懷。」是啊！山，永遠都在，我欲攀登頂峰又何苦急於一時呢？想通了這個道理，也就放下了非得攻頂不可的執著。

此次從容的折返，也正好讓我能夠沿路細賞，那在急於上攻的路上，所未能澄心靜觀的好風景。果然才自轉下未久，即橫空望見一棵自山坳下聳矗而起的神木冠層，雖然它還只能算是巨木族的兒孫輩，但至少也有四五百年的歲數了。當初路過樹下時只能匆匆仰望它的蒼老與孤拔，而此際居高臨下，卻可以清楚的俯察到它主幹與側枝間的幾多交接處，竟平托著幾方娉娉的世界。除了苔、蕨、藤、蘿之外，又清幽的附生著幾種不同的野花、樹蘭和小灌木。所謂「天若有情天亦老」，能夠塊然獨存於天地間千百年的神木自是「太上忘情」了！只是沒想到看似無情靜定的祂，卻一直默默領養著這些芸芸的草木生靈。



盤桓神思間，晨曦入林，透過森林的空隙如窗，但見光明頂方向的雲海已然生成，且有雲瀑自南太武的稜線翻瀉舞蹈。

壯志未酬的於八時一刻返抵山莊，迴廊悄悄，杳無人蹤。收拾好所有的行裝，我柱杖告別一夜溫暖的所在。從幽徑裡回望山莊，寂寞如空城。然而再過不了多少時辰，這裡又將充滿人氣。因為今天是週末，天氣又好，勢必會有數不清的愛山者自各處奔赴上來。可以想見今晚的山莊，肯定又是一番填山沸林的熱鬧光景。



再次踏上昨日濛濛的煙花瘦稜小徑，陽光遍灑了滿地的斑斕。繼而來到了光明頂上展望，只見南面逶迤的群山橫目孟浪，脊稜雄放，如淺灘溯源的青龍擺尾；北向則疊翠綿渺兮山更遠，天際含煙兮氣清婉。此刻雖有高瞻遠矚之暢快，但卻失落了拂曉時曾見的浩瀚雲海。面對這天地間風起雲湧與霧消雲散的殊變奧秘，千古之下又有誰能真正洞悉？我且擺落這份玄思，於此千仞崗上放肆的長嘯一回吧！豈料這一呼竟適時的換來山崖下一隊即將抵臨的山友們的回應，那一個接一個的長嘯，時而雙聲相隨，時而疊韻共鳴的穿越交掩的高枝，響徹山崗。嘿！這就是登山者特有的豪邁與熱情。在與這一大群山友交接了光明頂上的山色與風雲之後，我也就再度攀登絕繩轉下深林。





此降，自光明頂下切至 2.5K 的木椅休息區，雖只有短短 1.3 公里，但是其間反覆不斷的陡落盤下，卻也足以讓一般的重裝者額髮盡濕、勞汗涔涔。本來也想一股作氣的趕到 2.5K 再好好的停歇，可是當進入一處兩旁林木掩映的岡脊時，風，卻突然的沁涼了起來，頓時讓人覺得爽朗了許多。駐足間，似有颯颯淙淙的天音迴盪，是風聲嗎？但細聽來又不只是風聲過隙而已，這突出的一支聲部，其韻深厚且靈動。正納悶，即瞥見了隔著北側蕭疏而重掩的林木之外，無言的對峙著一幢聳立的山壁，其上則有一縷千尺的飛瀑氣勢恢弘的噴珠泄黛而下，白水交映著青山，煞是好看。此地既有清風流瀑以供耳目，我又何必非得汲汲的趕往休息站才能安心止息呢？正如東坡所謂的「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？」於是我會意的卸下了重裝，倚樹箕踞，閉目凝聽這風瀑的交響，沉吟間便也得到一種澡雪精神的舒暢。

北大武山在 2.5K 以下的山路，大致升降平緩而易行，其路線多在夾谷裡橫切腰繞，所以得以放目騁望的機會並不多，只有在偶遇峰迴路轉的地方，才較容易一窺層巒疊嶂的壯盛山容。雖說此段山路多半是穿梭在山塢深林間，教人體會著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的沉味，不過因為大武山的天然闊葉樹林，就植被的面積與林相的豐富而言均冠於全台，因此人在山陰道上行走，並不會覺得封閉無聊，反倒是山中群樹自相映發，其美妙處常使人應接不暇。所以今我盤游下山而置身於原始密林中時，往往是人立浩浩斜坡一點，上下葱鬱。仰觀坡上是無盡的碧條修枝掩奔而來，俯視坡下則是滿眼的木末林梢疊浪而去，值此時節更見有山花霜葉間出，時時妝點成趣。

如果說重裝上山好比逆流拉絳的蹣跚，有時並無力仔細觀照沿途的風光；那麼宛轉下山則可以偶有放流的輕盈，恣情縱目，頗有一朝看盡大武風華的快意與瀟灑。行過的山路景色如長幅的畫卷，當登山口最終還是在一段山彎之後驟然朗現時，我竟有著躊躇不想出關的眷戀。而這份難捨，除了是耽於畫境之外，也半因入山以來隱隱在心中浮現的原



、漢情結需要沉澱。兩天來走過這原本屬於山民的獵徑古道，可是卻再看不到驍悍的山青逐獸奔闖，只見他們默默的為一些空有登山勝情，卻乏濟勝之具的遊山人，揹負沉重的裝備並扮演身兼庖廚的嚮導以賺取無厚的酬勞。雖然還是一樣踩踏在祖先山歌響遍的林道上，但是我卻多心的覺得他們少了一份草莽時代的飛揚跋扈。面對這樣的變奏，心情也無端沉鬱了起來。所以我還沒有準備好要出離這座魯凱族與排灣族人的聖山，且在這交界的林下塊壘上枕臂高臥，希望山神能給我更多的啓示，關於種族之間如何共存共榮又可以倆倆相忘的真理道路。



南台通識電子報



期刊別：第 010 期

發刊日期：98.11.16

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

【後記】：

本篇文章所記錄的 2008 年年初的北大武山之遊，因為半途忽感膝蓋不適，所以只行到 5K 處即折返下山。歸來後，因為念念不忘那一段未竟的前程，所以在充分的準備之後，吾人於歲末再度前往朝聖，有別於初登時體能上的狼狽，此番倒是步履穩健的直抵 9K 處的北大武山頂。文末檢附一張北大武山頭的特寫，以見其巍峨厚重的山容。

[上一頁](#) [回首頁](#)